



韓非子全書

三之四

□ 13
3207
2



3207
2

口人自方了口國人

韓非子卷第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

韓非子

卷三

徐

昭和八年二月五日
原川ヨシ子氏贈

戰最中

暑者夜

今病

不善

作南子

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日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

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

進物

地名

韓非子

卷三

七

珮

藏

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處三年與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

西宮八卷

韓非子

卷三

一

十

三

力

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

韓非子

卷三

七

直

三

五

三

夜半

於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觴之。

脫

夜半

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

韓非子

卷三

四

直

今六初

高商
無商

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
 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
 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
 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南方來
 集於郎門之堦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
 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
 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
 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
 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

今夫七

今夫七

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竝鑿蒲末切蚩尤
 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
 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
 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
 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
 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
 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
 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
 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今愛引車
車後也

並轄

五十一作反

五十一作反

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

魏下八字正文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

韓非子

卷三

六

五

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閒人奇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

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籛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

○カキタテ
○カキタテ
○カキタテ
○カキタテ

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
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
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
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
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賢智
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
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一
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
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羸中而少親。我

口相中

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
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
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
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
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
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
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
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
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

下六字

韓非子 卷三
九
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
勿憂。勿出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
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
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
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
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
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
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
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

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
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
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
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歿。軍破。國分爲三。爲
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
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

何常以句
一無常字
常以之常
一作管

筮
鉶
鉶
鉶

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劔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磨其磨其流漆墨其上流布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斧迹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細帛縵爲茵

茵
茵

路作
路作
路作

旒

蔣席蔣草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輝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二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

韓非子

卷三

十一

留其歸斯

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牛。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旣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

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大下為五作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
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
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
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
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
人剛復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復則不得民心悍
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
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
妬而好內豎刁自獷勸勢也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

曰字上一
有公字
公子之上
一有衛字
齊衛一作
齊魏者非

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
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
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
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
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
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
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
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
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

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
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
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
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
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
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
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
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
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
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
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
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
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
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
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
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
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把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

破國
道

韓非子 卷三
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
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
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
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
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
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
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
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
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
君祖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
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
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
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
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
我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
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
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

韓非子

卷三

七

成

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

車五百乘疇騎二千

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

步卒五萬輔

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

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終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和氏第十三

說難第十二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

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

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
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
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
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賢重之臣
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
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當塗之人擅事
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
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訟冤百官不因則業不
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冤

心恐心之記

一區下有

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
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學士
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
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
進其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
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
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
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
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
人舉措常就

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
 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得而誅之
 則法術之士欲于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
 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
 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
 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
 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
 不勝也以輕賤與資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
 一國爭重人與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
 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當數猶不得見君

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
 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寃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
 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臣平故資必不勝而勢不
 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
 不兩存則法術之士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
 士必危而見陷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其不可被以罪過者
 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是明法
 以私劍而窮之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
 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
 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

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已用者則官爵貴其
 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
 重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使近權令者威
 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
不參驗以知其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
真偽即行誅罰見功先與之爵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亾而進其說姦邪之臣
 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
 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
 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

姬分為三晉

常作嘗

智作知

之下有
也字

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
即已國還為越國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故曰是國為越也
 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
知已國類於人主所以謂齊亾者非地與城亡也越國故也
 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
 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
 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
獨斷此主之不與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
明也今謂秦也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韓非子

卷四

四

得也也 襲重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
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
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
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
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
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之士但精潔
自固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其修士不
能以貨賂事人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

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修智之
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也人主
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
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亂
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精潔之行決於毀
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
明今既廢而不用不以功伐決智行功伐積功也
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而聽左
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而聽左
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

侵作伐
一作驗

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饗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

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權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不與同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

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比周

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魚也一口惑主敗

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

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主有

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亾者不可得

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

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

△ 莊子自失而走

名高理述其辭
厚利謂厚國家
利國家

故曰非吾知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

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又非吾敢橫佚而

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凡說之

難狂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

陰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

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

為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今以厚利說之彼則

亦既賤之必棄遺而疎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

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已無

韓非子

卷四

七

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
言顯弃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
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
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
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
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
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
身雖不泄謀說者反
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
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
其事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
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
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

德忘作
見忘事記
作德亡

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為所規異事而當知者
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
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
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
以為不密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
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
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
之道賢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
此身危挑謂發也賢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
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

正言以危其身

韓非子

卷之四

史記彊下有之

謂舉細人以欺
已重也

史記作汎濫

史記略作煩

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故與以不討而與怒故危也

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

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曠彼則以為薦

大人以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

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筭彼則以

代人也

為短人而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謂為藉君之所愛以資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

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已也含怒之深淺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

徑米鹽博辯則以

為多而交之

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其解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猥交之

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

有畏懼不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肆陳也所說之事廣

更務作敬

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

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

凡欲說彼

要知其有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耻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彼有私急

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

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

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

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善私之義而以不能

順公為少有以

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

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

林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若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有所矜

韓非子

卷四

七

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
 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
 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
 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
 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
 相存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
 試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汚
 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

之斷一作真斷

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何或規謀同汚則大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其異事之行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
 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
 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困敗而窮屈之凡此皆
 所以護其短而養其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說者說可以無傷也
 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
 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

韓非子

卷四

九

一無加字
衍文
仕一作士

又得自 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盡也 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
 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
 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
 久而尚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
 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直指是非以飾其
 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
 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昔身以輪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

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
 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
 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女盜至故大
 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
 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
 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
 疑其薄者不當為已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
 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

祭
百
巴
字

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人問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

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

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
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刑其
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
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
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
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
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
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所獻之室設令未
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

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
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
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
爲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
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帝王之璞卽法術也有道之士所
以不見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
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
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
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
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以道必不論矣昔者

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偏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燔詩書而有告者則并坐其自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而顯耕戰之士

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爲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爲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已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

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賢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

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

一無安我
一事

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

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

漁下右
屠字

韓非子

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衷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
得不爲已視，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故身在深宮之
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
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
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
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
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因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
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
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

衆作不容

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
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
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
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
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已
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
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多言也誦先
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陷，
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

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蠅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

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

非道

按一本從處非道已下至明主弗能聽也

有上文殺簡公者也

之下近是

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

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而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君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

一貧上有
與字

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歿，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利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

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綸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

一無欲字

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

實。此之謂足賢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

黔劓

一有字

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
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
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
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
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
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
死亾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
林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
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然

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
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
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
美而莊王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
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
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
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
而歿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
餓主父百日而歿淖齒之用齊也擢潛王之筋懸

王一作公

韓非子卷第四終
之廟梁宿昔而歿。故厲雖癰腫死傷。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此於勢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亾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第四終

